

中国国家历史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

◎主编 刘军

冤魂痛于幽冥：日本是如何掩盖旅顺大屠杀的？

中国明代的海上维和之路——郑和的暹罗遗产

泰晤士河的最后一条三文鱼与英国工业革命

临水选亲

——同时落水，历史会先救谁

历史与文学的暧昧之间

——王德威专访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CNH 肆



中国国家历史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

◎主编 刘军

冤魂痛于幽冥：日本是如何掩盖旅顺大屠杀的？

中国明代的海上维和之路——郑和的暹罗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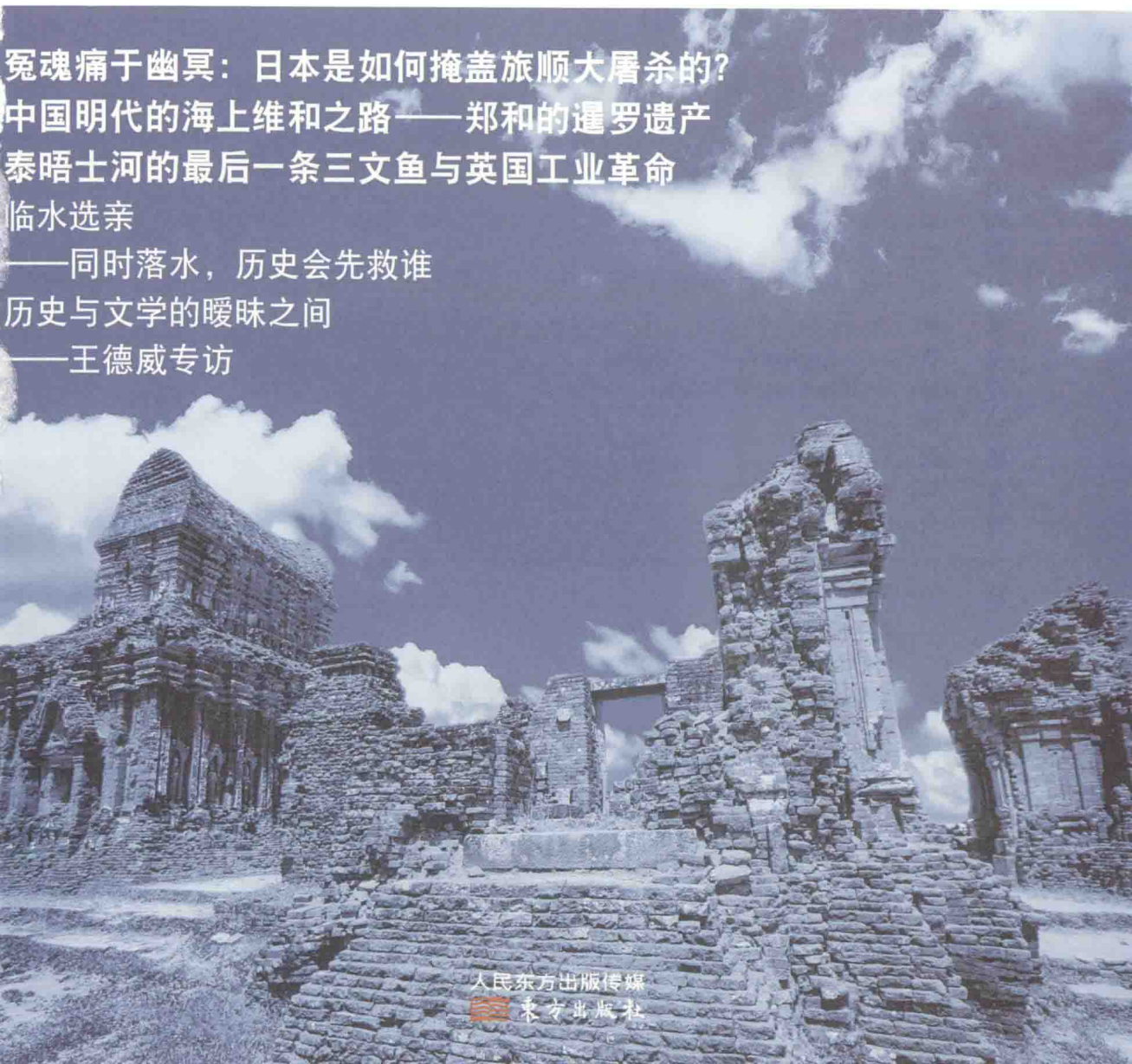
泰晤士河的最后一条三文鱼与英国工业革命

临水选亲

——同时落水，历史会先救谁

历史与文学的暧昧之间

——王德威专访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国家历史. 叁·肆: 合辑/ 刘军主编.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060-9097-1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国历史 IV. ①K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9486 号

中国国家历史 叁·肆 (合辑)

ZHONGGUO GUOJIA LISHI SAN · SI (HEJI)

主 编: 刘 军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 编: 10000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新世纪联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31 千字

印 张: 25

书 号: ISBN 978-7-5060-9097-1

定 价: 84.00 元

策 划: 南京师范大学

红色历程南京图书有限公司

学术总监: 李宏图

艺术总监: 姚 红

策划编辑: 李 斌

组稿统筹: 理 源

责任编辑: 杜丽星

美术编辑: 留 卡

封面设计: 吴 捷

版式设计: 管 霞

印章刻制: 时忠德

统筹策划: 吴晓棠 刘新兵 温作庆 王 茜 孙 洁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图片使用量较大, 个别图片无法联系到版权所有者, 请与编辑部联系。

编辑部电话: (025) 83200848 (010) 85175097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刷厂电话: (025) 84546219

中國國家歷史

劉長書



指导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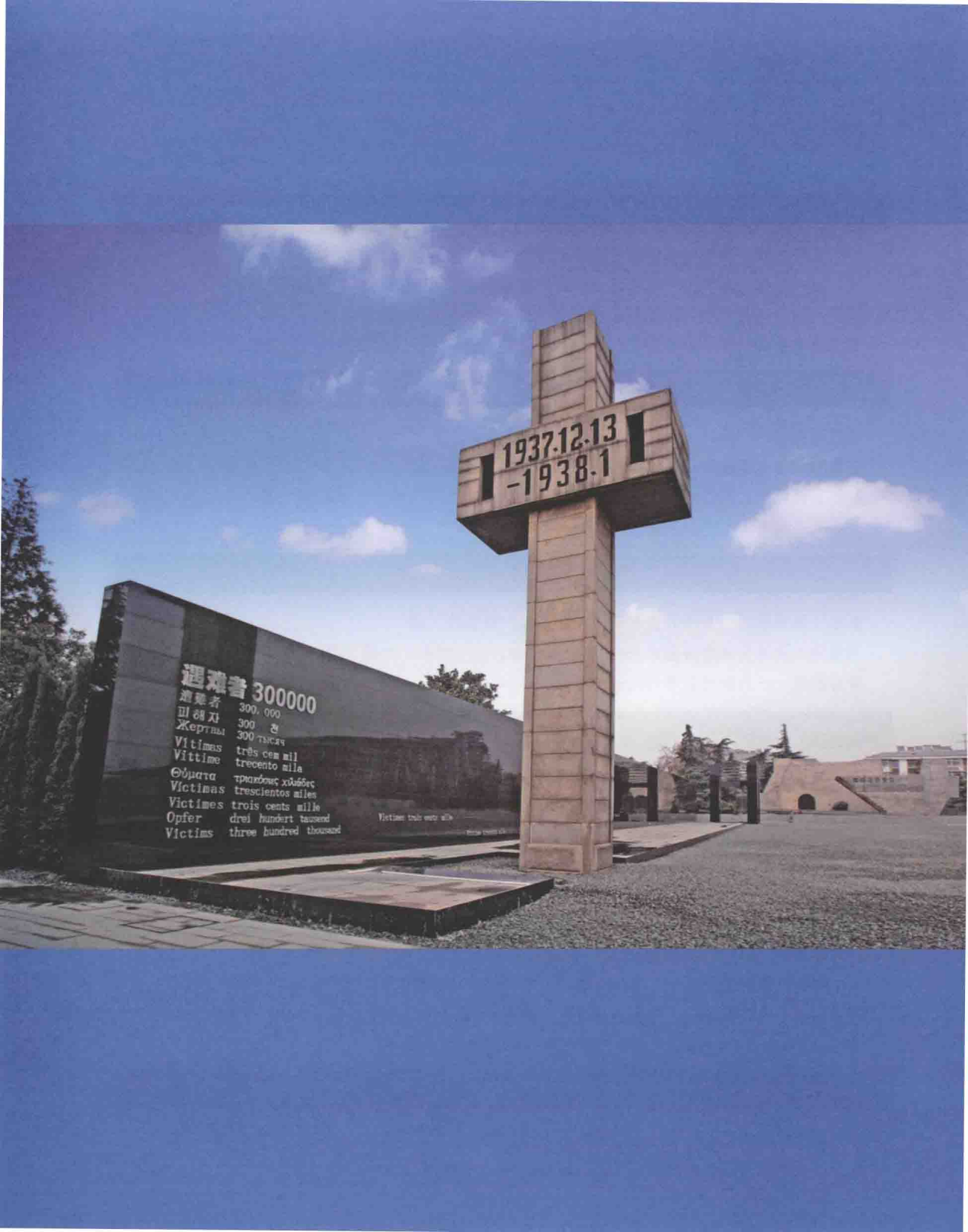
卜宪群 王斯德 王翔宇 田慧生 张 诚
陈 理 陈谦平 陈 洛 徐 坚 曹志祥

主 编：刘 军

本册主编：王子今

编 委 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世力 王子今 任鹏杰 张 进 陈仲丹 李少兵 李月琴
李继锋 陈红民 陈晓律 沈海涛 周巩固 柳文全 胡阿祥
祝宏俊 赵亚夫 梅雪芹 廖晓晴



1937.12.13
-1938.1

遇難者 300000
遇難者 300,000
Шәһид 300 миң
Жертвалар 300 миңден
Victimas três cem mil
Vittime trecento mila
Θύματα τριακόσις χίλιαι
Victimas trescientos miles
Victimes trois cents mille
Opfer drei hundert tausend
Victims three hundred thousand

Victimas três cem mil

Victims three hundred thousand

目录 | CONTENTS

历史反思

- 冤魂痛于幽冥：日本是如何掩盖旅顺大屠杀的？ / 金满楼 2
- 不容抹灭的历史事实——从申遗文本解读南京大屠杀档案 / 卢彦名 10
- 同病相怜，同忧相救——国民政府“犹太方舟计划” / 刘晨 20
- 操刀终自割的日本“军刀组” / 陈晟 29

国家记忆·郑和下西洋

- 郑和下西洋的首泊站——占城 / 贾凯月 38
- 中国明代的海上维和之路——郑和的暹罗遗产 / 王菲 44
- 郑和下西洋的后勤基地——沟通“西洋”和“南洋”的马六甲 / 汤怡枫 50
- 倘或英雄是太监——郑和在历史上的六张面孔 / 理源 56

域外史鉴

- 泰晤士河的最后一条三文鱼与英国工业革命 / 梅雪芹 68
- 从国际垃圾场变成碧海蓝天——“地中海行动计划”始末 / 叶璐 78
- 雾毒濛濛——马斯河谷事件之谜 / 梅雪芹 84

生活历史

- 唇若施脂：口红的演化史 / 谢辰 96
- 红绿灯的前世今生：纪念红绿灯问世101周年 / 武权 106
- “胡”言碎语，些“须”小事——历史上与胡须有关的那些事 / 陈仲丹 112
- 铸币战：二战中的一场另类战争 / 郝庆合 121

时事溯源

- 张冠李戴的“朝廷” / 邱实 132
- 沐王府的家庭内部矛盾——明代公爵夫人考古报告 / 张雅男 142
- 临水选亲——同时落水，历史会先救谁 / 理源 149
- 漂泊异乡的抗战“支援军”——新西兰华侨 / 吴敏超 160

名家视野

- 历史与文学的暧昧之间——王德威专访 168
- 大众历史写作的意义与方法 / 马勇 176

历史反思

冤魂痛于幽冥：日本是如何掩盖旅顺大屠杀的？

文 | 金满楼(专栏作家)

2015年10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消息，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自此，日军在南京所制造的大屠杀惨案将被当作最珍贵的历史记忆，得到依法保护，世界各国人民也将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值得强调的是，日本方面一向有掩盖并否定战争罪行的传统，其对待南京大屠杀是如此，对待甲午战争时期的旅顺大屠杀亦如此。

外媒引爆的大屠杀真相

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入旅顺后制造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在短短四五天内，近二万国人被残杀。遗憾的是，一些外国媒体虽然很快报道了日军攻占旅顺的消息，但对大屠杀事件反应普遍很慢。11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在其报道中简单提及：“旅顺被攻占后……据报告发生了大屠杀。”这是最先提及这一事件的报道。三天后，该报再次刊登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From a military point of view the capture of Port Arthur by the Japanese is an event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while its moral effect and its consequent influence upon the diplomatic situation may be reasonably expected to be very great. It transfers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all the advantages of a fully-equipped arsenal and dockyard occupying a commanding strategical position, and, therefore, profoundly modifies all the conditions, naval as well as military, of the campaign. The Japanese attack upon this very strong posi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with all the dash, the brilliancy, and the just estimation alike of physical obstacles and of the peculiar qualities of their enemies, which have marked their operations as a whole. Though minute

1894年11月26日《泰晤士报》关于旅顺被日军占领的报道

LATEST INTELLIGENCE.

THE WAR IN THE EAST.

KIU-LIEN-TCHENG, Nov. 26.

Sharp fighting took place yesterday near the Mo-thien-ling Pass between a portion of General Sung's army and the Japanese.

After the Chinese troops had retired from Kiu-lien-tcheng they concentrated north of Mo-thien-ling, and the engagement was an attempt to turn the Japanese right flank at Tzokow.

The conflict opened with a sharp fusillade and the Chinese fought with considerable stubbornness for a time, losing heavily before they finally retired.

The Japanese lost about 40 men killed and wounded and the Chinese loss is estimated at over 200.—Central News.

1894年11月29日《泰晤士报》关于旅顺惨遭日军屠城的报道¹

了一封电文，其中称“双方均有暴行的报道得到证实”。

也就在这天，纽约《世界报》也报道了这一事件，其中称：“中国逃亡的难民说，日本人洗劫了旅顺，枪杀了无论老幼所有的人，劫掠和残杀长达三天。他们声称，死者被野蛮地残害，手、鼻子和耳朵被割掉。人们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但日本兵长达数日四处搜寻，杀害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中国人。难民说，旅顺街道和港口到处都是尸体。”但直到这时，旅顺屠杀事件仍未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西方媒体和民众仍认为这一事件只是未经证实的传闻。

直到12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战地记者科文所亲眼目睹的报道，其中明确表示，在旅顺被攻陷后的四天里，“我看到城内并无任何抵抗，但日本兵洗劫了整个城市，屠杀了市内几乎所有的人”。紧随科文之后，12月12日纽约《世界报》头版发表了一篇名为《日军大屠杀》的详细报道，该报战地记者克里尔曼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屠杀的惨状：“日军于11月21日进入旅顺，残酷地屠杀了几乎全部居民。无自卫能力和赤手空拳的居民在其家中被屠杀，他们的躯体被残害之状无法形容。这种肆无忌惮的凶杀持续了3天。……外国记者为这种场面所惊骇，集体离开了（日本）军队。”

报道出来后，各国媒体纷纷转载，“旅顺大屠杀”立刻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直到这时，日本方面才感到紧张，不过他们并非是因为屠杀本

1. 此篇报道为驻地记者的笔记，记载的是11月26日的见闻，实际29日才刊登出来。



陆奥宗光

1. 陆奥宗光，日本政治家、外交家。他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关键性的人物之一，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施展“狡狴”的外交手段，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始终主张对华强硬路线，参与了中日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及三国干涉还辽的处理。



伊藤博文

2. 伊藤博文，日本近代政治家，明治维新元老之一，日本第一个内阁首相及枢密院议长、首任韩国总监。主持草拟了明治宪法并组织两院制议会，任内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遭朝鲜爱国义士安重根刺杀身亡。

身而紧张，而是因为《世界报》在评论中提出，旅顺大屠杀“是日本文明的最大污点，日本人在这一事件中重回到了野蛮。把暴行看作事出有因的一切借口都是虚伪的，文明世界将会被屠杀详情震惊”。12月13日，《世界报》还特别提出，在日本澄清其野蛮行为之前，美国参议院不会批准与日本的新条约。

12月14日，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向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¹报告，称“《世界报》开始以极强烈的措词攻击我们”。次日，美国驻日公使谭恩拜访陆奥宗光，对旅顺屠杀事件表示遗憾，称日本政府如不履行一定善后对策的话，“迄今日本所获之名誉，必尽消失”。在此压力下，日本方面才觉得情况有些不妙，陆奥宗光向总理大臣伊藤博文²请示如何善后，后者于当晚发下指示：“旅顺口之事，其后虽与大本营磋商，但究竟问罪一事，颇多危险，亦非上策。似乎置之不理、完全采取辩护手段外，别无良策。”

在此基调下，日本方面决定对屠杀一事不予理睬、死不认账，而为应对之后的舆论风潮，日方更是百般狡辩并采取收买舆论的下作手段，由此上演了一幕幕的丑剧。

银弹策略：国内管制，国外收买

为了掩盖罪行，日本方面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向《泰晤士报》和《世界报》两报发去声明，其中狡辩称：旅顺并未发生屠杀事件，因为日军所杀都是士兵而非平民。对此，《世界报》并不认同，在日本声明之后继续深度报道，并直接以《日本坦白》为题撰文加以揭露与评论。12月20日，《世界报》更是以头版、次版整整两个版面的位置刊登了克里尔曼的重磅报道《旅顺大屠杀》，这篇长篇通讯以亲身经历和准确的数据向世界展示了日军攻陷旅顺后的种种暴行，国际舆论一时为之沸腾！

在克里尔曼的记述下，“日本军如潮水般涌入旅顺，杀尽所见到的的一切，我看见跪在地上向士兵乞求慈悲的男人，被刺刀捅穿在地，然后用刀割去首级。……在我的脚下，有一所挂着红十字旗的医院，日本兵向从医院门口出来的不拿武器的人们开枪。戴着皮帽老人跪在地上，士



旅顺大屠杀

兵向他开枪时，他用手捂住脸。第二天，当我看见他的尸体时，已被乱刀砍碎，几乎无法辨认。日本兵闯进家家户户进行抢掠，在海边，他们发现满载逃难人的帆船，一小队士兵排在码头边上开枪射击，直到船上男女老幼全部被打死为止……”

在无法直视的暴行和惨剧面前，见惯了战火与死亡的克里尔曼也忍不住痛斥：日本“表面上诗情画意，本质上却野蛮残忍”；“文明只是一件外衣”，“野蛮支配着整个国家”；“旅顺‘血宴’（原文为Banquet of Blood）只是野蛮欲望从睡眠中唤醒了”；“没有一个文明民族能够做出我在旅顺所看到的这样的暴行！”

克里尔曼之后，一些有良知的外媒记者也相继加入了揭发旅顺大屠杀真相的报道中。1895年1月7日，伦敦《旗帜报》记者维尔利斯发表了长篇通讯《旅顺陷落》，其中一个子标题即“屠杀市民”。1月8日，科

THE ATROCITIES AFTER THE FALL OF PORT ARTHUR.
(FROM 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
KOBE, Dec. 3, 1894.
What happened after Port Arthur fell into Japanese hands i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and even dangerous, to report while on the spot.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moment every foreign Correspondent escaped from the horrifying scene to a place where freedom of speech would be safe; and as we sailed away from Port Arthur on the Nagato Maru eight days ago, almost astonished to find ourselves escaping alive from the awful epidemic of incredible brutality, the last sounds we heard were those of shooting, of wanton murder, continued the fifth day after the great battle.

文也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旅顺陷落后的暴行》一文，其中称：他乘船离开旅顺后，才庆幸自己“从疯狂漫延开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杀戮中活着逃了出来”，“最后听到的都是枪杀声、大肆杀戮之声，一直持续到大战役结束之后的第五天”。

1895年1月8日《泰晤士报》刊载的《旅顺陷落后的暴行》



内田康哉

1. 内田康哉，日本外交官和政治家。1901年任驻华公使，日俄战争前后负责外交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造种种借口为日军侵占山东创造条件。九一八事变时，任满铁总裁。1932年任日本外相，推行了“承认伪满洲国”和“退出国际联盟”的“焦土外交”。

2. 这里的日元是以银元为单位。

至此，旅顺大屠杀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世界各国民众“在得悉事件详情的同时，无不对远东的暴行感到战栗、痛心、愤怒”！面对这种局面，日本方面在发动宣传机器竭力狡辩的同时，开始了收买国际舆论的“银弹”攻势。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共有六十多家媒体、上百名记者前往战地采访，但由于日本政府和军部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这些媒体事实上沦为侵略战争的鼓吹工具。对于域外媒体，日本方面很早就采取预防措施，如战争爆发后，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立即分别致电日本驻欧美各国公使，让他们密切关注当地主流媒体和通讯机构的持论倾向，以便有选择性地重金收买，务必压制、隐匿不利于日本报道，而只发表“对日本产生好感”的新闻。

日方的银弹策略确实很有效，当时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即先后被日本驻英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¹用“丰厚的报酬”收买。在金钱的驱使下，每当有不利于日本的报道出现时，这两家新闻机构通常立即给予反宣传，如路透社压下了本社记者从上海发来的揭露旅顺“野蛮残害”的电稿，而中央通讯社干脆闭上眼睛，鹦鹉学舌般地成了日本方面的传声筒。

类似的被收买者，还有《华盛顿邮报》《日本邮报》（外国人在日所办媒体）等。在贿赂《华盛顿邮报》的闹剧中，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报社要价6000美元，日方还价1500美元，最后以1000日元²汇票成交。由于钱花得太多，内田康哉不得不向陆奥宗光告急：“你能否批准我要求的款子，以开始从事报界行动，我已没有钱可用了！”

百般狡辩，只为掩盖罪行

眼见真相无法掩盖，日方随后又开始了各种狡辩。当时日本大本营提出的辩解理由有两点：一是日军进入市街正是黄昏时分，对清兵与一般居民难以区分，而且清兵脱掉军服后或抵抗或躲入居民家中，故杀人稍多实难避免；二是只承认杀害俘虏而坚决回避屠戮平民的行为，而杀俘虏是因为被俘清兵不肯服从，不得已而采取惩戒手段。

随着屠杀报道的不断深入，日方随后又倒打一耙，说之所以会发生屠戮事件，责任主要在清兵，因为“中万（德次）中尉等11人战死，当时发生了清兵凌辱日军尸体事件，对我军死者削鼻、挖眼和破腹，造成全军大怒的氛围。据说打进旅顺以后发现了中万中尉的首级”，“对凌辱的报复情绪导致了旅顺屠杀”。

那么，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日方所说的“清军辱尸”事件发生在旅顺被攻占前的土城子之战，但后者只是一场小仗，不足以引发大规模的屠杀事件。而且，中万德次战死后，其手下军士“恐中尉首级落入敌军手中，挥泪割下，带回部队，顺利假葬”。所以，攻入旅顺后发现中万中尉首级而引发愤怒情绪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甲午战争中，清军已下达“不准割取首级，割首级者不赏”的命令，但由于各种原因，清军士兵仍不顾军规而割下了除中万德次中尉以外的11颗日兵首级。这种做法当然是极不文明的，但考虑到“枭首”是古代战争沿袭下来的野蛮习俗，近代因承也不令人吃惊。至于日方说的“辱尸”，即对敌尸“削鼻、挖眼和破腹”，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逻辑极简单：若是首级被割去，日兵如何能看到“削鼻、挖眼”情形？还有“破腹”，日兵战败后，一向有切腹自尽的传统；再有就是暴尸荒郊，“被野狗啃啮”的情况也或有发生。可见，由此咬定清兵“辱尸”而引发报复的说法，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事实的真相是，“凌辱尸体”事件完全是日本军方一手渲染起来的，而始作俑者并非他人，正是率军攻占旅顺的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¹。据记载，土城子之战的次日，山地元治看到前仗阵亡的士兵尸体后，即大声叫道：“噫！清兵惨烈何以至此？自今而后，再遇清兵，一人勿许生还！”由此，第一师团所属军官给日兵下达命令：“见到敌兵，一个不留！”

随同山地元治进入旅顺的日本间谍向野坚一即在日记中坦言：山地元治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全部消灭掉的命令，因此旅顺实在是惨而又惨，造成了旅顺港内恰似血流成河之感”。此外，向野坚一还记述称：某次日兵闯入民家杀害平民，“鲜血四溅，溢于庭院”，山地元治看见后非



山地元治

1.山地元治，日本陆军中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任第一师团长，率部于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同年11月先后攻占金州城、大连湾、旅顺。纵兵虐杀四日，残害旅顺市区无辜平民近2万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旅顺口大屠杀惨案。



大山岩



乃木希典

但不加以制止，反倒嘱咐其“不要对外讲”。

事实证明，在进攻旅顺之前，日军已下定决心“不留俘虏”，而这一战法早在平壤之战时即已实行。在旅顺时，日本第二军司令长官大山岩¹的国际法顾问有贺长雄曾当着西方记者的面承认：“我们在平壤抓了几百名俘虏，可是我们发现要养活和看护他们，既费钱又麻烦。实际上，我们在这里一个俘虏也不抓。”

如果说山地元治是旅顺大屠杀策划者的话，其所属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²及第二旅团长西宽二郎则是屠杀令的积极执行者。往上推的话，日本第二军司令长官大山岩同样是旅顺大屠杀的元凶之一。旅顺被攻陷后，大山岩在阅兵场主持祝捷会，当军乐队奏起《君之代》³时，外面杀戮平民的枪声仍不绝于耳。据克里尔曼的记载，大山岩非但对此无动于衷，反与诸将校“在奏乐声与枪弹声的错杂中频频碰杯，并微笑地蹬着方步”。

谁是舆论场上的败者

不可否认，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对舆论的操控取得了极大成功，通过西方媒体，日军被塑造成了所谓的“文明进步之师”形象。战后不久，布莱克伍德的《爱丁堡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即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日本人从战争开始就希望抓住欧洲媒体来展示自己，在这方面，就像他们在战场上那样凭借其令人钦佩的远见和组织而取得了成功。他们宣扬自己从事的是一场讨伐黑暗和野蛮的战争，正在传播光明——他们被基督教国家照亮的那种光明；这样他们首先消除了非议。在这种第一印象消失之前，他们又以军事胜利塑造了一个新印象。”

反观当时的中国，除了租界的零星小报，新闻媒体几乎没有发声，因此不但战场失利，舆论场上也是一败涂地。1895年12月3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奏折中报告：“倭自二十四日赴旅后，杀伤兵民甚多。……二十六日又搜山，后面长墙以内及水师营，大加杀戮。墙外各村庄，如

1. 大山岩，日本陆军大将，日本陆军的创建者之一。中日甲午战争的日军第二军司令长官，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满洲军总司令，数次打败占优势的俄军。

2. 乃木希典，日本陆军大将，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忠实推行者。因日俄战争攻克旅顺口“成名”，在二战前被日本激进分子奉为所谓的“军神”。

3. 《君之代》为日本国歌。

有军衣军器者皆杀。逃跑者杀。”两日后，李鸿章¹又奏报称：“据从旅顺后城逃出的张万祥称：贼马步实有万余人，商民被杀甚多。”此时距大屠杀已有十余天，而清廷一方的信息仍旧混沌不清。

另一方面，在日本各种手段的作用下，西方媒体对大屠杀的谴责也未能持续下去。随着时间的流逝，血光淡去，国际社会也日渐淡忘了这个血淋淋的历史事件。1895年3月，日本与美国签订《日美改正条约案》，这也意味着美国继英国之后承认了日本是“文明国家”的一员。在战场上、舆论上和外交上，日本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但是，世界自有公道，日方炮制的“杀人者有理、被杀者该杀”的强盗逻辑和颠倒歪曲事实的丑剧终将被世人所看穿。当年，《世界报》就直斥日本是“披着文明的外衣，实际是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英国牛津大学法学教授艾伦特也在《清日战争中的国际法》一文中谴责说：“旅顺虐杀行径暴露了日本人野蛮本性的真面目。如此自誉‘文明国’的日本人，仍需一个世纪以上的文明进化。”

没有道德与信义的“强者生存”逻辑最终会破产，正如鲁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说的，日本在为其战争的“正义性”辩护时，其践踏了“自己要生存，也要让别人生存”的基本准则。日本近代百年的不断扩张，如果只是给本国与他国民众带来巨大伤害，那强大的意义又何在？二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耗尽了所有的资源，最终轰然崩塌，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败亡。这正是这种强盗逻辑的最终宿命。

从旅顺大屠杀到南京大屠杀，日本的残暴罪行已钉在了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任何试图抹杀、掩盖、歪曲这段历史的做法都是对国际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战。要知道，今日之中国已非昨日之国，中国正不断地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防能力，任何军国主义的鼓吹者都难逃失败的命运！



李鸿章

1.李鸿章，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不容抹灭的历史事实

——从申遗文本解读南京大屠杀档案

文 | 卢彦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遇难三十万同胞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随即对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开始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其规模与残酷性不亚于德国纳粹所制造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惨案之一。

南京大屠杀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巨大灾难，已经成为历史研究和文化记忆的重要主题。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标志着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纪念已经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2015年10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档案上升到人类的共同记忆财富。